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二十一回 蓋嬌娘策反遇小姐 唐雎子山下逢大蟲

蓋嬌娘和齊愛蓮說明自己的來意。齊愛蓮說：「聽我妹妹說，有一次她行圍打獵，在路上碰見的秦文煥。他們倆一見鍾情，就結成夫妻。我聽說他家住在山後，是開州勝山郡，秦家寨人。」徐文彪馬上意識到了水泊梁山，霹靂火秦明就是秦家寨的人。他是不是秦明老人家的兒子呢？

「愛蓮，你問過他爹爹是誰嗎？」

「嗯，那個我倒沒聽說過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這麼辦得了，咱們幾個商量商量，應該這麼這麼這麼辦。」

幾個人核計好了，為了摸清秦立煥的底細，他們想了一個主意。

第二天，秦文煥回來了，二公主出營打獵去了。徐文彪拿了一張請柬，叫宮娥請秦文煥過帳赴宴，把秦文煥請來了。帳裡擺了一桌酒席，徐文彪說：

「秦駙馬呀，你也太忙了！今天難得有暇，咱們好好地喝兩盅。」

「皇姐姐，姐夫。我本應該到這來看你們二位。公務在身，實在是騰不出時間來，請姐夫跟我皇姐姐多加諒解。」

「你別客氣了，快請坐、請坐。」

秦文煥坐下，徐文彪把酒給他滿上：「來，今天我們哥倆好好敘談敘談。乾了這杯。」兩人連飲了三杯酒。

「秦駙馬呀，寡酒難飲。營裡頭來個唱小曲的，叫畢玉蓮。是從長壽鎮請來的，唱得很好啊。今天把她叫來，給你唱幾首小曲，給我們也祝祝興如何？」

「就依大駙馬。」

「把畢玉蓮找來！」一會兒就把蓋嬌娘找來了。

「參見公主、駙馬。」

「這是二駙馬，叫秦文煥。你呀，好好唱，把拿手的曲子唱給秦駙馬聽。唱好了我多給賞錢，」

「多謝駙馬，」蓋嬌娘坐到下邊，定了定琴弦。潤了潤嗓子，就唱起來了：

長江滾滾奔向東，

沿江兩岸出英雄。

山後開州勝山郡，

秦家寨裡有秦明。

人送外號霹靂火，

青州府裡當總兵。

帶兵攻打梁山寨，

疆場曾遇宋公明。

宋江愛他是好漢，

收降歸順聚義廳。

跟隨宋江打天下，

出生入死建奇功。

恨只恨壯志未酬身先死，

血染沙場氣貫長虹。

長江水不忘霹靂火，

眾鄉親不忘秦總兵。

不忘他雄心壯志為百姓，

視死如歸碧血紅。

眼前若有秦明在，

敢退番邦百萬兵。

蓋嬌娘這個詞繼續往下唱著。再看駙馬秦文煥，把碟子碗盞往前一推，就趴到桌子上了。

「文煥，秦駙馬你怎麼了？喝醉了嗎？」

「不，姐夫。我心裡有些難受啊！」

「噢，叫畢玉蓮再換一個曲子。你怎麼把駙馬唱得難受了呢！」

「不，不，姐夫我不想再聽了。」

「那好，畢玉蓮你退下吧！文煥哪，你心裡有什麼難言之隱嗎？能不能跟我說說？來，起來！咱們還得喝呢！」

「咳！我一言堆盡哪。」

「怎麼？」秦文煥搖了搖頭。

「不好意思說呀，宮娥、使女全退下，哦，愛蓮哪。你到旁邊歇一會兒。我要單獨眼二駙馬談談。」

齊愛蓮看了看徐文彪，心想這副藥哇，嗯，挺靈。齊愛蓮出去了。秦文煥慢慢地把頭抬起來。

「大駙馬，我現在沒有什麼說的了。」

「怎麼？你跟我還不好意思嗎？咱們倆全是中原大國的人。」

「咳！剛才那個畢玉蓮唱的歌詞，她說的就是我爹爹。」

「噢——你是梁山後代？你爹爹是霹靂火秦明？」

「正是。畢玉蓮她唱到我的心裡去了。勾起了我的心事。所以，我心中特別難受。」

「文煥，你既然是梁山後代，你怎麼招了安南國的駙馬？」

「哥哥，說起來小孩兒無娘話就長啊。我不想再說它了。」

「文煥，你想沒想到鐵甲關被困的宋軍，裡邊的首領，大多數都是梁山後代。你跟他們為仇作對，跟宋朝開戰，能對得起死去的霹靂火秦明老人家的英靈嗎？」

「這……我現在追悔莫急，悔之晚矣。」

「不晚！」

「哥哥。我現在已是身在番營，無話可說，我自覺慚愧，堂堂鬚眉丈夫不如一個賣唱的歌妓呀！她卻有愛國之心，把我爹爹的事編成歌詞，而我……」

「文煥，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，歧途誤入，及早回頭，如果你能夠幫助倒反番營，鐵甲關搭救被困梁山後代，我看還來得及。」

「啊……那你是州麼人？」

「我跟你實說了吧！我是宋朝的戰將，我不叫餘雙人，我姓徐，叫徐文彪。是水泊梁山金槍將徐寧之子，小八義排行在四。我到番營是詐降而來！」

「你叫徐立彪！」

「對！文煥。二路元帥林素娘，是豹子頭林沖的姑娘。她早就看出你的破綻，他知道你是梁山的後代，才暗自關注，林素娘，武藝高強。殺法驍勇，用兵如神。拿你、殺你都很容易。她為什麼不殺、不拿你呢？她為了把你收降。文煥！你應該及時醒悟，幫助我們倒反番營，破重圍搭救被困的宋軍，才能對得起去世的梁山好漢在天之靈。」

「文彪哥哥，二路元帥他們還能收留我嗎？」

「你放心吧！那個畢玉蓮就是我們營中的偏將，叫蓋嬌娘。她就是為了你才潛入營中，唱之以曲，動之以情，勸你投降的！你若投降，我們立即行動。」

秦文煥聽後沉思一會說：「噢，徐哥哥，我們什麼時候動手？」

「今天晚上，二更天黃羅帳勸王爺齊天雲投降。王爺不投降，我們把他綁起來交二路元帥。你放心，咱們一定保住王爺不死。」

「徐哥哥，大公主齊愛蓮她知道嗎？」

「她知道。已決定跟我一起倒反。二公主齊愛仙就由你來負責了。」

秦文煥把腳一跺：「那好吧！」

不表秦文煥。再說徐文彪和齊愛蓮夫妻兩個，天黑的時候都安排好了。文彪給阮英寫了一封信，信上寫：「今天晚上你們在城牆頭上觀看動靜。要是西邊的番兵退走了，你們馬上出關，跟二路元帥會合。」徐文彪把書信寫好，綁到響鈴箭上，和公主齊愛蓮兩個人出了他們的紅羅帳，上馬來到營門。

番兵一看：「誰啊！」

「公主和駙馬。」

「您二位要幹什麼去呀？」

「出營探聽軍情。」

誰敢擋啊，那是鳳駕。營門開了，他倆人出去，離鐵甲關西門不太遠，文彪把這支箭射到城牆上去了。

「噹啞！」落到城牆上，宋軍把箭撿起來。一看下面這兩匹馬撥頭而去……

宋軍把這支箭交給阮英不提。

再說徐文彪和齊愛蓮，兩個人回來了。一更多天，徐文彪頂盔藏甲，渾身紮束停當。齊愛蓮到外邊韉好馬。夫妻兩人上了馬，拿著兵器。張得勝預備了二百兵，跟著駙馬和公主就奔黃羅帳過來了。離黃羅帳不算太遠，對過來了一員大將，手中拿著鑲鐵鏡，身上穿著一身鑲鐵盔甲，跨騎坐馬，擋住徐文彪的去路。

「大駙馬，帶領這麼多人意欲何往啊？」

徐文彪一看認識，這是安南國的大元帥，叫賴天足。

「元帥，我們到黃羅帳見王爺有事。」

「大駙馬，天色已晚，見王爺有什麼事？再說見王爺還帶這麼多兵幹什麼？」

「賴元帥。我跟你實說了吧！我是大宋朝的戰將，姓徐，叫徐文彪。詐降到此多日，今天晚上來勸王爺投降歸順，趕緊把大兵退走，如若不然，賴天足！我讓你槍下做鬼。」

賴天足聽到這兒，眼眉一立，二目圓睜，「嘎吱吱」牙關直咬：「鬧半天你叫徐文彪啊，姓徐的！你招鏡！」

「嗚——」這鏡砸去了。

徐文彪，舉火燒天，用槍桿招架。反過來徐文彪大槍奔他就紮去了。

文彪人稱金槍將，好槍法。這條槍不亞如鱗翻身，龍探爪，好像金雞亂點頭。指上紮下，指左紮右。陽反陰紮，真紮虛紮。

「啪，啪，啪……」賴天足跟徐文彪打到不過四五個回合，被徐文彪這條槍紮得是眼花繚亂。突然，徐文彪一槍向賴天足面門直刺，賴天足用鏡往外一架，徐文彪抽槍反把，直刺前胸，賴天足抽鏡不及，「嘭！」這槍沒紮正。賴天足一閃身子，給他軟肋上挑上了，划了一溜血槽，「嘩——」這血就流下去了。賴天足撥馬往下跑。

徐文彪說：「賴天足，你拿命來見！」雙腳點鏡，手端這條金槍，催馬往前正追。對面番王齊天雲帶著番兵番將來了。齊天雲跨馬端刀，用刀點指：

「餘雙人！你今天晚上敢是要倒反我的連營嗎？孤家我待你哪一點不好啊！你恩將仇報，待孤擒你，小冤家，你看刀！」

「且慢！老王爺，事到如今，我跟你講明實話。我不叫餘雙人，我那是把徐字給拆開了。我姓徐，叫徐文彪，是梁山後代，宋朝的戰將。今天勸王爺投降歸順，您趕緊服綁，我保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老王爺你的大營也保不住了。人有眼，刀槍無眼。備不住我大槍沾著碰著，就得罪了你老人家！」

「好啊！你鬧半天不叫餘雙人哪！我受了你的騙了。我瞎了眼了，我女兒嫁給你了，生米已經做成熟飯。我把我姑娘也給坑害了。你哪裡跑！」老王爺擺刀就剝他。

文彪用槍往外招架，「開！」正好公主齊愛蓮騎馬過來了：「駙馬，你閃到後邊。」

徐文彪把馬往旁一帶。齊愛蓮催馬來到爹爹的眼前，大刀一擺。「啊——」她見她爹爹說什麼呢？

「來將通名！」

把齊天雲氣得鬍子都擻起來了：「好嘛，我是你爹爹，連我名你都不知道了冤家，難道你跟徐文彪兩個人竄通一氣，連你爹都不認識了？孩兒呀，他是宋朝的奸細呀，你如還有父女之情，快幫爹爹把他拿下。」

「爹呀，您別生氣。這麼說吧，我呀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我們兩個人成親一個多月了，爹，我還能反穿羅裙，別門改嫁嗎？我是公主哇，爹，您就投降了吧！」

「氣死我了！冤家呀，你們倆人今夜倒反連營，這是我養姑娘賺的下場。你看刀！」大刀奔齊愛蓮去了。

「開！」公主往外一招架，沒還手。

「奴才，你怎麼不還手？」

「爹爹，您待我的養育之恩，我能忘了嗎！爹呀，您降了吧，現在我已經是徐家的人了，我們夫妻感情又很好，我怎能跟駙馬掰生呢？」

「你不跟駙馬掰生，跟你爹掰生！你看刀吧！」

「開！」

老王爺連刺三刀，公主連架三架。

「爹呀，我已經讓您三刀了，爹爹，您聽孩兒我說，番王哈天櫟，發出百萬大兵，侵犯中原大國。爹爹。與咱們國家有什麼事。你為什麼幫他這個大忙，勝，他得利，敗，我受損，這是賠本的買賣。爹爹不如趕緊把兵撤走，我還是你的好女兒。不然的

話，兩國開兵，仇深似海。將來被宋朝拿住，爹爹的性命也是保不住的。不如現在及早投降，為時還不晚。」

「你看刀吧！」老王爺怎麼能聽公主再往下說呢。

公主往外一架。「爹，您要是執迷不悟，再三跟孩兒我動手，別說兒我要對不住您了！」

正這工夫，忽聽馬蹄聲響，齊愛仙跟秦文煥來了，秦文煥手拿金頂囊陽槊。人到馬到槊就到。

「嗚——」奔齊愛蓮就打去了。

「啊？」齊愛蓮把馬往旁一撥：「秦文煥！」

這時徐文彪縱馬上前。「文煥！你——」還沒等說出這句話來，秦文煥這個槊又奔文彪打來。文彪往外一招架。「秦文煥，難道你出而反而，反覆無常？你今天又變了卦了？」

「姓徐的，我已經是安南國的駙馬了。我跟公主齊愛仙，相敬如賓，夫妻恩愛，焉能割捨！今天我一定把你拿下！你招槊！」

文彪氣得眼睛都紅了。「你這短命鬼！」「啪啪……」大槍連著奔他紮去了。徐文彪跟秦文煥來來回回征戰不過十六七個回合，亂軍之中，徐文彪這匹馬，忽然馬失前蹄。「咕通」文彪掉下馬東。

「綁！」秦文煥吩咐他們的番兵，把徐文彪捆綁起來。

大公主齊愛蓮，她一個人敵擋這麼些番兵，能擋得住嗎？秦文煥、齊愛仙、番王齊天雲就把公主給圍住了。不大會兒的工夫，齊愛蓮也被他們擒住了。愛蓮和文彪都在想，怎麼嬌娘還沒來呢？番王齊天雲氣得模樣全變了……

「來，把他們推進大帳！」徐文彪和齊愛蓮被推到黃羅帳裡。此時又有人把蓋嬌娘從外邊推搽進來，她也被繩索捆綁，怎麼回事？他們的整個計劃，秦文煥都知道，他給告發了，沒等動手之前，就先把蓋嬌娘抓住了。此時徐文彪後悔不及，怨恨自己不能識人。三個人被推進帳中，番王齊天雲氣得「嘎吱哇」直咬牙。

「來呀！把他們推出去全給我殺了！」

此時秦文煥過來講情：「父王，皇姐姐是您親生的女兒，徐文彪雖然他本身為宋將，但如今也畢竟是安南國的駙馬了，他們也許是時糊塗。父王可先把他們押列牢城營，讓他們悔悟自新，他們如要死心踏地非跟我們為仇不可，再殺也不遲。」

「好吧！把這兩個冤家先押下，聽候處治！今天我要把這個蓋嬌娘綁到百尺桿頭活活地把她餓死！以解老夫胸中之恨，借此也煞煞宋營的威風。叫他們知道知道我們的厲害，再有敢策反者，如她同罪。把她綁到旗桿上！」

把蓋嬌娘就綁到旗桿頂上了。蓋嬌娘此時此刻是這麼想的：這算我最後的時候到了。我也算為國盡忠了。替我爹爹金翅大鵬蓋世英盡孝了。丈夫啊，時長青，我到這來沒破重圍，跟你還沒見面呢，我就這麼死了。這是我終身遺憾哪！

蓋嬌娘被綁到高桿上了。張得勝可跑了，張得勝跑到二路元帥林素娘的營中，跟林素娘把一切全講明白了。林素娘聽完之後，氣得咬牙切齒，秦文煥哪，你這個狠毒蟲！這回我要抓住你一定要千刀萬剮，碎屍萬段不過，眼下當務之急，是先把蓋嬌娘救回來。

林素娘派唐鐵牛：「你呀，今天去討教罵陣去。要想辦法把秦文煥給罵出來，你把他給引走。我振大將孟春達帶領眾將去把蓋嬌娘救出番營。唐將軍一定要照令行事！」

「唉！」唐鐵牛一想：好差事沒我的。

「元帥，我把他引走了，那我也打不過他呀。」

「三哥，你有智慧。這個事就交給你了。」

「行啊，好吧！」唐鐵牛接過令箭，到外邊上了馬。屁股上掖著鐵棒槌，就來到安南國的營門外。唐鐵牛衝著番兵高聲叫嚷：

「哎！番兵！到裡頭稟報你們那個駙馬，那小子秦文煥。你叫他出來！就說他三祖宗在外邊要和他單對單決一死戰。他要出來是英雄，他要不出來是狗熊！他就草雞了！他就是跟師媽、師妹妹練的。讓他出來！」

不一會兒工夫，三聲炮響，營門開放，秦文煥還真出來了。

「唐姪子，你真是膽大包天。你敢罵我，你跟我打，你不是雞蛋跟石頭碰嗎！今天我讓你有來路沒有回路，你著槊！」「嗚——」槊奔他砸去。

「開——」

「當——」

啦呀，我的媽呀！我哪有他的勁大呀，我得跑哇！我把他引開，我要跟他再打一會兒非玩兒完不可。

「小子！別在這兒打，你没看嗎，我一兵一將沒帶，就我自己一個人，真本事我還沒拿出來。走！咱到那邊去。」

秦文煥說：「唐姪子，到哪兒我能怕你嗎？」